

“后悔吗？”“孤独吗？”“老了怎么办？”

初代丁克已迈入老年直面人生三连问

一名视频博主采访了自己“奔六”的舅舅和舅妈，他们属于国内最初几批丁克家庭之一。如今面对“选择丁克是否后悔”的灵魂拷问，舅妈声称“不后悔，这是正确选择”；而舅舅却劝诫准备做丁克的年轻人：“该结婚就结婚，该要孩子还得要！”

丁克，英语DINK(Dual Income No Kids缩写)的译音，亦即双重收入，没有小孩。我国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提出，丁克的社会学正规术语就是“自愿不育”，重点在于“自愿”。

自从这一概念于上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后，逐渐发生了本土化转变，已经不限于已婚群体。当李银河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对北京地区自愿不育群体进行社会调查时，就将未婚人士纳入调查范围。

根据不完全统计，中国在2021年时已有逾60万丁克家庭，而2022年丁克人口进一步增长，已占到总人口约14%。那些在三四十年前选择不生育的初代丁克，如今都已迈入老年。

事实上无论年龄，所有关于丁克的讨论都绕不过这几个核心问题：“后悔吗？”“孤独吗？”以及“老了怎么办？”

80+丁克，已丧偶 老伴的骨灰盒还在火 葬场放着

一对夫妻是否生育，最终也许只是一个骨灰盒的区别。

对于一般生育子女的夫妻而言，最常见的情况是在一方撒手人寰后，TA的骨灰盒会先被取回家，然后在冬至或者清明，剩下的一方在孩子的陪同下前往墓地，将骨灰落葬。或者进行近年来流行的海葬或林葬，无论采取哪种方式，可以保证逝者的骨灰得到妥善处置。

但是，对于丁克夫妇，尤其是进入人生暮年的丁克夫妇而言，一切未必会有顺理成章的结果。网友“籽石榴”的叔父是北京人，现已年过八旬。年轻时在异地邂逅爱情，留在了当地。无儿无女相濡以沫过了大半辈子，前不久老伴去世。

这名叔父早在丁克的概念在中国被定义前，就已经成为了实践者。因此，他算得上是比初代更早的丁克。

举行完追悼会，面对被装进了骨灰盒的太太，尚未走出丧偶之恸的他更感悲从中来——

因为没有子女，也没有找到意定监护人，亲戚关系又早已疏离，自己死后很可能将无人扫墓也不会再有人续费，因此是否必须购买墓地成了一个难题；此外，由于尚未考虑好有一天是否回京落叶归根，所以即使购买墓地也无法确定买在哪个城市，以及是否要把太太的骨灰带回北京和自己合葬。考虑到太太的亲人都在当地，是不是应该给他们留一半骨灰？

老人无奈之下作出决定：先将骨灰盒放在火葬场保存一年，等自己安定下来以后再作决定。

所谓的“安定下来”，指的是解决接下去在哪里度过残年的问题。他所在的城市社区养老机制相对落后，也就是说街道和居委都无力承担照看一名独居老人的责任。考虑到高龄老人独居的危险性，他更倾向于入住养老院。

然而一名单身老人连入住养老院也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——因为没有法定监护人。老人找过意定监护人，但他心目中的理想人选不愿意承担这一角色。最后，“籽石榴”和养老院商量由自己暂时担任远程监护人，但需要多缴纳5000元应急押金。

老人的晚年景况也让“籽石榴”感叹：“人生无非就是用不同路径走向同一个终点的过程，永远是独自来，又一个人走。”

50+丁克，异国婚姻中 养儿防老的观念，在 发生有趣的转变

德国人Edward(化名)是个57岁的“铁丁”(铁了心做丁克)。

10多年前，他遇到后来成为自己



妻子的中国女人。在两人结婚前他宣布，“我不要孩子。”太太试图和他理论，但是他觉得对方给出的生娃理由完全站不住脚。

“她说，自己想生孩子主要是为了她的父母，‘他们这个年纪的老人都在抱外孙，如果他们没有第三代，就会觉得很失落，也很丢人’。孩子难道是什么保时捷跑车，用来满足老人的虚荣心吗？因此你可以想象，我很坚决地说了‘不’。”

在网上众多反对丁克的言论中占主导的一条是：不生孩子是自私的表现，因为社会的进步离不开人类的繁衍。

“我觉得正相反。”Edward说，无论一对夫妻是不是进行生育，他们在老年时遇到的问题都是一样的：你是居家养老还是进养老院？无论哪一个都需要钱。因此，你需要为老年做好的准备就是存足够多的钱。

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里，“养儿防老”四个字是不容争辩的。但在西方，尤其是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并没有这种说法。“我的父母最终都是在养老院去世的，而他们可生了不止一个孩子。”Edward说，“在一般德国人的思维里，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老年负责。如果一个人有办法独立维系自己的老年生活，却依赖他们的孩子为自己养老，这是一种很冒险的做法。在我们国家，的确会有这样的人——尽管只是很小一部分。他们太相信孩子能为自己兜底，最后下场凄惨。”

Edward在上海生活了20年，他注意到“养儿防老”的观念正在发生微妙的转变。“我太太的父母那一辈人，通常都有四个以上兄弟姐妹。当父母生病或者因为年纪增长逐渐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时候，孩子之间可以互相协同合作，分担照顾老人的责任。”

但是到了他太太这一代，她成了家里唯一的孩子，而且和父母并不生活在一个城市。“我很难想象，当他们将来行动不便的时候，我太太会回到老家，承担起照顾他们的责任。”他说，“当然，她肯定会为他们支付一定的养老院费用，或者出钱请护理人员上门照顾。”

“这正在成为新一代中国人理解中的‘养儿防老’，这个观念随着时代的不同正在发生有意思的转变。但是在德国，养老这件事如同大多数的事

情，看不出时间的流逝带来的不同。大多数人还是遵循存钱为自己付养老院费用的原则，这点从未改变过。”

30+丁克，已离异 左右床的病友都截肢 了，但我觉得他们比我幸福

陈蓝河(化名)和太太是高中同学，两人大学毕业就结了婚，婚前彼此达成一致不要孩子。直到一切无可挽回的时候他细细回想过去，发现其实太太一开始答应也许只是为了迁就自己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争吵便渐渐频繁。以至于发展到后来两个人出门遛弯，如果太太多看马路上抱娃的人手里的孩子一眼，他就会感到莫名烦躁，觉得她是在用这种方式给自己施压。但当时两个人都还年轻，彼此都确信时间会让对方的想法发生改变。

后来，他们跨入了“三字头”。再后来，疫情来了。他的工作性质特殊，进入了固定地区后直到一阶段的任务结束前都不能离开。因此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，他们分居两地，就这样过了三年。他以为眼不见心不烦，但太太已在暗中酝酿离婚，并逐渐为这个决定积攒起勇气。

听到她提出离婚要求时，陈蓝河觉得自己算不上有多惊讶，他没有多挽留，“毕竟不是别的事儿，不能拖累人家，我可能已经拖累她太久了。”

然而，就在两人离婚不到一年后发生的一件事，改变了他“铁丁”的理念。去年秋天，他在踢野球时骨折住院。“人在住院的时候真就是最脆弱的时候。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脆弱，你的意志也会跟着一起变薄弱。手术前一晚我哥们来看我，我没忍住对他说，‘如果手术中发生点什么，你给我带个话给她，说我对不起她。’”那晚他躺在床上干瞪着窗外，久久无法入睡。

第二天手术做完，陈蓝河被推回病房。隔天就是周末，病房里探视的人很多。“我第一次羡慕那些有娃的人，热热闹闹的，感觉他们床前有股人气。”他说，“我左右两边床位的大哥都截肢了，照理说够惨了吧？可不知怎么的，我觉得他们比我幸福得多，因为他们有完整的家庭。”

从这次经历之后，陈蓝河想再婚生娃了。

想要什么却没有 才是残缺

在关于丁克的讨论中，很大一部分观点认为不生育的女性人生是不完整的。

这让人想到法国女作家西蒙·波伏娃晚年时的一段采访。因为在青年时代决定和萨特维持开放式关系，波伏娃终身未婚且没有生育。

当被问及不曾生育的问题时，她是这样说的：“……然而，和男人一样，女人生活的方式有一万种。因为我并不想要孩子，所以没有经历母性并不会使我残缺。我们可以发现这观念本身对女性的偏见，因为没有孩子的男人永远不会说他是残缺的。如果你想要什么但却没有，你才是残缺的。但如果你不想要，也没有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因为缺乏本身从来不是缺乏，人总会有无法满足的欲望。”

显然，这段言论已达到了当下年轻人热衷的网络用词“NEXT LEVEL”(更高层次)所形容的境界。距离波伏娃发表这番言论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，全世界的丁克数量也呈现出几何式的上升。

虽然丁克现象的增多不利于个体繁衍，因此并不是一种值得提倡或者鼓吹的行为，但不可否认，这确实是社会进步带来的产物。这种进步既体现在经济上，也体现在思想上。

其中，丁克现象和女性实现经济独立的关系尤为密切。因为获得了更大程度的独立，女性如今在婚姻中获得更多话语权，可以和丈夫一同决定生还是不生。

此外，社会观念正变得更宽容，对于家庭施加的干涉更少。而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，子女不再是“防老”的唯一保障。

在社会的不断前进中，丁克已经从最初的社会奇观发展成纯属个人的选择。自己就是一名“铁丁”的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副教授吕永林认为，成为丁克最重要的一步是完成充分的内心准备。

他将内心准备总结为以下四点：
一、要明白孩子给父母带来的最大欢乐和幸福是什么，同时也就明白了这欢乐和幸福是否是不可替代的。

二、要明白我们人生目的/生活方式和他人评价之间的关系。

三、一定要想办法弄清楚，这辈子你到底要什么，什么是你最根本的欲望。

四、无论如何，要决心创造属于自己的、新的日常生态和生命天地，建立自己新的精神地图。以此来奔赴当下和未来，应对一切不明事理的反对和阻挠。

据新闻晨报